

亲爱的奥

DEAR THEO

传记馆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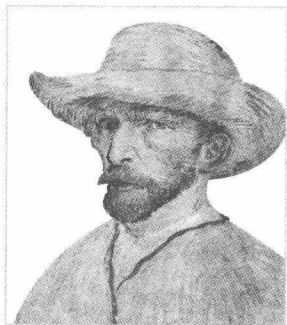


文森特·凡高 著

平野 译

凡高自传

新经典文库



亲爱的提奥

〔荷〕文森特·凡高 著 平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5·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提奥：凡高自传／〔荷〕凡高著；平野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01.6

ISBN 7-5442-1920-8

I.亲… II.①凡… ②平… III.凡高, V.(1853~
1890) —书信集 IV.K835.63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6644 号

QIN' AI DE TI' AO

亲爱的提奥：凡高自传

作 者	〔荷〕文森特·凡高
译 者	平 野
责任编辑	陈明俊 季晟康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严 冬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邮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34 毫米×972 毫米 1/16
印 张	32.25 (彩插 16 页)
字 数	491 千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1920-8
定 价	36.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 录

第 一 部	1
1873 年 6 月—1881 年 12 月	
第 二 部	81
1881 年 12 月—1883 年 9 月	
第 三 部	251
1883 年 9 月—1886 年 3 月	
第 四 部	347
1886 年 3 月—1890 年 7 月	
译者后记	509

第一部

1873年6月——1881年12月



用镰刀割草的男孩，1881年10月，黑色粉彩笔、水粉，47 × 61cm，
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藏

亲爱的提奥：

1873年6月于伦敦^①

我的好兄弟，要是你能到这里来看一看我的新住所，我会很高兴的。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盼望已久的房间，它不再有倾斜的天花板，也没有带绿色边的蓝纸。我与一个十分有趣的家庭住在一起；他们办了一所给小男孩念书的小学校。

我非常满意；我常常出去走走，我的住所附近一带很安静，空气清新，使人心情愉快；我能够找到这个地方，实在是我的好运气。

我在这里不像在海牙那样忙碌，我平时从早上九点工作到下午六点，星期六下午四点就停止工作。有一个星期六，我与两个英国人在泰晤士河上划船。河上的风景十分美丽。

这所房子不像海牙的那所房子那样有趣，但我住在这里或许会很好的；特别在以后，当卖画变得更加重要的时候，对我或许会有一些用处。近来我

① 文森特·凡高(1853—1890)，只活了三十七岁。他在二十七岁那年才开始从事绘画。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二十岁。他在伦敦画商高比尔公司工作，提奥在该公司的布鲁塞尔(荷兰)分店工作。

积累了许多油画与素描，我卖掉不少；但是仍然还不够，必须要有更大的耐心与坚强的意志。我相信在英国还是大有可为的。当然，第一件必需的事，就是要有好画，可这是十分困难的。

我生活得很舒适。研究伦敦，研究英国人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其乐无穷的；然后我才有精力搞艺术与诗。要是说这样还不满足的话，那么怎样才算满足呢？

英国艺术对我来说不是十分有吸引力的；人们必须对它习惯起来。但是这里有杰出的画家，米莱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画过一幅《加尔维尼教徒》，他的作品很美；然后是布顿。在老画家中间有康斯太勒，他是一个风景画家，大约三十年前他还在世，他是很出色的，他的作品使我想起狄亚兹与杜比尼；还有雷诺兹与康斯波罗（他专门画十分漂亮的妇女肖像）；然后还有透纳。

我知道你对艺术十分热爱；这是一件好事，好兄弟。我为你喜欢米莱、雅克·席叶尔、弗朗士·哈尔斯而感到高兴，因为正像毛威^①所说的，“这些都是最优秀的画家。”米莱的画《晚钟》是一件好作品，是美，是诗。你要尽力地赞美它；大多数人都对它不够重视。

我读过一本凡·弗洛登写的谈艺术的书，我完全不赞成他的意见，这是一本十分深奥的书。勃吉尔是更加平易近人的，他不论说什么都是正确的。

上个星期天，我与奥巴赫先生一起到乡下去，我的主要目的地是黄杨山。这是一座高山，离伦敦有五个小时的路程。山的一边是白垩质的，山上长满黄杨，山的另一边是长得很高的槲树林。你随处可以看到长着树木与灌木的漂亮的公园。但是我仍然没有忘掉荷兰，尤其是海牙与勃拉邦。我们在海牙度过了多么愉快的日子啊！我时常想起那一次我们在雷斯维克路上的散步，下过雨之后，我们一起在磨房里喝牛奶。我想送给你一幅魏森勃鲁赫^②描绘那座磨坊的画；他的别号叫愉快的魏斯。雷斯维克那条路给我留下的，可能是我所有的回忆中最美的印象。

① 安东·毛威(1838—1888)，凡高堂兄，曾指导凡高作画。他是荷兰海牙画派的代表人物，喜欢画反映农民生活的风俗画与风景画。

② 鲁道夫·魏森勃鲁赫(1700—1760)，荷兰画家。

我知道你很喜欢赛撒·德·科克,这使我很高兴,他是能够从内心来理解我们亲爱的勃拉邦的为数不多的画家中的一个。去年,我在巴黎曾经碰见过他。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取得对绘画的丰富知识。你要尽可能地经常去参观博物馆;这也是熟悉古代画家的一个好办法。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读读有关艺术的书,特别是《艺术杂志》。

你要尽量多地出去走走,要保持你对大自然的爱,因为这是愈来愈深刻地理解艺术的正确道路。画家们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并且教导我们去欣赏大自然。谁要是真心热爱大自然,谁就能够随处发现美。

我正忙于园艺,已经在小花园里播下了满园的罌粟、麝香碗豆与木犀草。我必须等着看它们的成果。我近来重新拿起笔来画素描,但是没多久又停止了。或许将来有一天我又会再开始画的。最近我读了许多书。我知道你已经读过米歇尔^①的书,你对他的书有很好的体会,我很高兴。这本书教导我们,爱的里面包含着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更多的东西。

“爱神”对我说来,像一本福音书一样,是一次革命。“女人是不会老的”,这并不是说没有老女人,而是说在她爱着别人的时候与被人爱的时候,女人是不老的。女人与男人是完全不同的生物,是我们一直到现在还不理解的生物,至少可以说,只有表面上的理解——是的,我相信是这样。男人与妻子能够合在一起,这就是说,他们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两个一半——是的,我也相信如此。

你必须把我给你的钱拿去买阿尔封斯·卡尔的《绕着我的花园旅行》。一定要去买。秋天来得很快,它使大自然变得更加严峻与更加宁静。

我们的画店现在已经布置好了,非常美;我有一批出色的画:朱理·杜普列、米歇尔、杜比尼、马里斯、伊兹拉亚斯^②。我们将在4月里举办一次展览会。你知道阿莱·谢菲尔画的《喷泉旁的马尔格雷特》吗?这是一个比那个姑娘更加纯洁的人,“更可爱”!

① 朱理·米歇尔(1796—1874),法国历史学家。

② 前三位是法国风景画家;马里斯是荷兰风景画家;伊兹拉亚斯是荷兰画家,初画历史、圣经题材,后来致力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刻画。

不要介意你的生活太懒散；我的生活更懒散。我以为生命实在太长了，而死期也来得不慢，到时候上帝就要“把你裹起来，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在一本小书里夹着一首我送给你的诗，我抄了一首海涅的《米雷斯的尔》。我在不久前看到一幅泰斯·马里斯的画，这幅画使我想起一个古老的荷兰小城镇，那里有一排一排的红棕色的房子，这些房子有成踏级状的山形墙，门口的阶石很高，有灰色的屋顶与白色或者黄色的门、窗框与檐板；运河上有船，有一架白色的大吊桥，一只只有一个人在舵旁的驳船从桥下通过。到处是人：一个推着独轮车的搬运工人，一个靠在桥的栏杆上看河水的男人，一个戴白头巾穿黑衣服的女人。

我送给你一些素描。这些素描都是在上个星期天画的，我的女房东的小女孩在那天早上死了。这是斯特列塞姆公地，一片长着槲树与金雀花的大草地。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些速写画在爱德蒙·罗歇的《诗集》的扉页上。这些诗中有几首很好，肃穆而哀怨。我把它们抄给你。

啊，我的好兄弟，“我们说些什么好呢？”西爱姆叔叔与戴尔斯蒂格先生曾经到过这里，上星期六又走了。我以为他们到水晶宫去的次数太多，而别的地方他们是从来不去的。我想最好还是叫他们到我所住的地方来玩。我希望我不是像许多人现在对我所设想的那样；我们将会看到，隔些时候这种误解必定会过去的。

1876年4月于雷姆斯盖特

在耶稣受难日离家的情形，我永远不会忘记。早上我到霍弗的教堂里去，接受圣餐式，神甫对我说：“动身吧，让我们离开这儿。”我们在下午动身，我透过车窗看到神甫与小教友站在路上看车子过去。我看到荷兰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一个小小的、灰色的教堂的尖塔。

第二天早晨在从哈维契到伦敦的火车上，在黎明中看黑色的田野与有

成群的绵羊与小羊羔的牧场，到处是长刺的小灌木丛，到处是长着黑色细枝与树身上覆满灰色苔藓的大槲树，真是美极了。朦胧发亮的蔚蓝色天空中，还留着少许星星，地平线上有一排灰色的云。在太阳出山之时，我甚至听到了云雀的啼鸣。

火车到达伦敦，要在两小时以后才开往雷姆斯盖特。在车上大约还要坐四个半小时。这是一条美丽的路；山脚下面盖着少量的草，山顶上是橡树林。这种风景使我回想起海岸上的沙丘。我们路过坎特伯雷，这是一个有很多中世纪建筑物的城市，有一座周围种植着榆树的大教堂，特别美。我经常看到画这个教堂的画。

你可以想像，在我到达雷姆斯盖特之前，我长时间地通过窗口欣赏雷姆斯盖特。

我在一点钟到达斯托克斯先生家里。他的房子位于一个街区广场上(这是这里的普遍现象)，广场四周所有的房子都是一个样子。广场的中间是一大片草地，草地周围圈着铁栏杆与紫丁香小树丛，小孩子们在那里玩耍。我寄宿的房子就在这样的广场上。

这里有二十四个从十岁到十四岁的小孩，所以这个学校的规模是不大的。从餐室的窗口可以看到海。午饭之后，我们出外散步。海岸上的房子，都是用黄石头盖成的简单普通的哥特式建筑，都带有满植着柏树与其他深色常绿树的花园。这里有一个停泊着很多船只的海港，船只被围在石堤的中间，人可以在堤上行走。

昨天是阴天，每一样东西都是灰色的。傍晚我与小孩们一起上教堂。小孩们八点钟睡觉，早上六点钟起床。这是一间地板破烂的房间，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房间里摆着六个洗脸盆，孩子们就在这些洗脸盆里洗脸；一道朦胧的光线从窗口流泻进来，把它的碎片投在脸盆架上，这实在是一幅凄凉的景象。这里另有一个十七岁的助教。他带四个小孩子，与我住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我在那里有一个小房间，房间的墙上打算挂上几幅版画。

我们时常到海边的沙滩上去。今天早上，我帮助孩子们搭一座沙垒，正像我们在宗德尔花园里所干的那样。我教他们学习初步的法文；一个孩子已

经开始学德文；然后学别的——例如，算术。我聆听他们背诵功课，并且口授让他们默写。所以现在并不感到困难。当然，在课余的时候，我还要照顾他们；在周末的晚上，我要帮助六个小孩子洗澡。我也试着教他们阅读。我有一些非常适合儿童阅读的书，例如《广阔无垠的世界》。

我在这里所过的日子，实在是十分愉快的，但是这仍然是一种我不能完全信任的愉快与安宁。一个人是不容易满足的：这时候他得到东西太容易，那时候他又会感到不很称心。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祝贺这个日子，愿我们的兄弟之谊与日俱增！我很高兴，我们有许多事是一致的，不仅对童年时代的回忆是一致的，而且你一直到现在为止，都在我工作过的同一所房子里工作；你知道许多我也知道的人与地方，并且也热爱大自然与艺术。

我把最近看到的一次大风暴告诉你好吗？海是黄色的，尤其在海岸附近，颜色更加黄；水平线那儿有一道亮光，上面是无边无际的深灰色云层，雨从那里斜着倾注下来。在远方的城镇，使我想起来在阿尔勃列希特·丢勒的铜版画上经常出现的一个城镇；这是一个有许多角楼、磨坊、石板屋顶与哥特式房子的城镇。

就在那个晚上，我从我的房间的窗口看房子的屋顶，看榆树的树梢，它们在夜晚的天空上显出一排黑影。在这些屋顶的上方，只有一颗孤独的星星，但却是一颗美丽的、大的、没有敌意的星星。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忘掉这番景象。

我把从学校的窗口所见到的景色，画了一幅素描；当孩子们的父母来看他们时，孩子们就在这个窗口向他们的父母告别。这是相当难受的事。除了一天三餐之外，他们没有什么可盼望的，没有什么能够帮助他们度过他们的日子。

斯托克斯先生说，他绝对不能给我任何一点薪金，因为他只能满足教员的食宿；这是实在的。但是对我说来，继续这样干下去行吗？恐怕不行。这件事要马上作出决定。

终有一日，我将要怀着一种惆怅的心情，回想起由于别的职业而得到的

“埃及的极尽豪华的飨宴”，这就是巨额薪水与世人的推崇……我预见到这件事。

但是，好兄弟，无论如何，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这几个月来，我被死死地囚禁在从校长到牧师的圈子里；从这个职业所得到的愉快，正好像是给针刺了一样的感觉。我十分怀疑，我能否在这些职业中的任何一种上取得巨大成就；在高比尔先生的公司里工作的六个年头，是否给我造成很大的障碍（我在这六年里本来应该使自己为现在这个职位做好准备）。

住在城市里的人，渴望着宗教。许多在工厂与商店里工作的工人，都有过一段敬神的童年时期。但是城市生活往往抹去了“早晨的最初的露水”。人们仍然想望“最最古老的故事”；不论是否是出于诚心，他们是有这个要求的。我非常喜欢听“告诉我那个最最古老的故事”。我在巴黎的时候，一天晚上在一家小教堂里（我经常上这个教堂）第一次听到这句话。

乔治·埃略特^①在她的一本小说里，描写了工厂工人的生活，他们组成了一个共同生活的小团体，在兰吞雅德的一个小教堂里一起做礼拜。看到这几千人集合在一起倾听那些传教士传教，实在使人感动。

我相信做一个伦敦的传教士，一定是一种奇怪的职业。他可以到工人与穷人那里进行访问，向他们讲解圣经，要是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在他与他们谈话之中，就可以发现那些谋求工作的外国人，或者别的有困难的人，并且设法去帮助他们。我曾经两三次去打听，我能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我会说外国话，特别在巴黎与伦敦，我与下层群众以及外国人混得很熟；我自己是一个外国人，我或许适于干这一行，并且可能愈干愈好。无论如何，一个人至少要到二十四岁才行，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再等一年。

上星期一我从雷姆斯盖特到伦敦。这是一次长途的步行，我感到很热，并且始终是那样热，一直到晚上，在我到达桑特勃雷之后才凉快。在那天夜里，我仍然走了一段路，当我到达靠近一个小池塘的、有几棵大山毛榉与榆树的地方，便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清早三点半钟，鸟儿一见到东方发亮，马上

① 乔治·埃略特(1819—1880)，英国女作家，继承狄更斯与萨克雷的传统，著有小说《亚当·贝德》、《织工马南》等。

就开始啼鸣,我又动身了。在那时候走路是很舒服的。

我在下午到达查塞姆,人们在这里看远处。在部分被洪水淹没的草地中间,到处长着榆树,泰晤士河上满是船只;我相信这里一定经常是阴天。在查塞姆,一辆二轮轻便马车载我走了几里路;但是后来车夫住下客栈,所以我只好继续走我的路。在黄昏的时候,到达我所熟悉的伦敦郊区,沿着漫长的道路步行进城。

我在伦敦待了两天,到处串门,去访问各种人,其中有一个是牧师,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一个牧师的儿子,他为了谋事求生,没有时间与金钱上皇家学院学习,而且他的年龄比一般入学的人要稍大一些,他不顾这一点,很想在教会里找一个差事。

“我的父亲是荷兰一个村子里的牧师。我十一岁上小学,一直上到十六岁。然后我想选择一种职业,但是不知道选择什么职业。由我的一个叔父介绍(他是高比尔公司的股东、艺术商人与版画出版商),我被安插在他在海牙的商店里。我在那里干了三年。我从那里去伦敦学习英文,两年之后,我离开伦敦,到了巴黎。

“由于种种情况的逼迫,我离开了高比尔公司。我在雷姆斯盖特的斯托克斯先生的小学里当了两个月的教员。但是由于我的目的是想找一个教会里的工作,我必须追求另外的东西;不过,我还没有受过做教会工作的训练。我的旅行,我在各个国家的经历,我与各个阶层的人,特别是与信教的以及不信教的穷人与富人,与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在他们做手工以及在上班的时候与他们的频繁接触;还有我能说各种外国话的长处,或许可以部分地弥补我没有进过专门学校学习的缺陷——我之所以宁愿要把自己向你推荐,是由于我对教会以及与教会有关的每一件事的天生的爱,这种爱常常会酣睡过去,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它又会重新苏醒过来;我或许也可以这样说,这是‘上帝与人的爱’,虽然我觉得自己还是十分不够的。”

上星期我到汉普顿宫,去看美丽的花园,同时也看看宫殿与图画。除了别的画以外,那里还有许多荷尔拜因画的肖像,这些肖像画得非常出色。

重新看到画，实在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1876年7月于伊斯列瓦斯

我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给你写信。在学校里，煤气灯的灯光闪烁着，人们听孩子们快乐地念书的声音；逐渐地，一个孩子开始哼起某一首赞美诗的调子，在我听来，有点儿像是《古老的信仰》。

上星期六，我又一次长途旅行到伦敦。我在早晨四点钟离开这里。公园里的榆树林阴道是昏沉沉的，穿过公园的道路是濡湿的，灰色的下雨的天空笼罩着整个公园。远方有一阵大雷雨。

我在伦敦看望了几个朋友，同时也到过高比尔先生公司的画店，我在那里看到凡·伊特逊带来的一些素描。再一次看见画中荷兰的城镇与牧场，心里很高兴。阿尔兹的《运河上的磨坊》，我认为画得极好。

我希望你能够看到夜幕刚落、华灯初上时的伦敦街道，那时候，每一个人都往家里走；每一件事物都显示出这是周末的夜晚，在这个杂乱的世界中出现了安宁；人们感到星期日的需要，以及由于星期日即将到来的兴奋情绪。啊，那些星期日，对那些穷人居住的地区与人群拥挤的街道说来，在那些星期日所做的以及所完成的所有一切，是很大的安慰。

我在那里打听到一个在日后或许可以让我去干的工作。像利浦与赫尔那样的海港的牧师，经常需要一些能够说几种外国话的助手，他们在海员与外国人中间做工作，慰问病人。这种工作是有一些薪水的。再出去旅行一趟，是令人开心的事。学校里很少组织旅行。当我回想起去年我在巴黎时充满斗争的生活，把它与现在的生活加以比较（我在这里经常整天不出门），有时就想，什么时候我能够回到那另一个世界呢？如果我回到那里，可能找到与去年不一样的工作。但是我宁愿给大小孩教圣经故事，一个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多少会感到心安理得。我没有一天不祷告上帝，没有一天不讲到上帝。现在关于上帝，我讲得不多，但是由于上帝的帮助与赐福，情况会变得更好的。

你问我是否仍然在教小孩。在平常的日子里，我教孩子一直教到下午一点钟；一点钟以后，我就到琼斯先生家里去，有时候给琼斯的小孩上课，有时候给镇上的几个孩子上课。在晚上，我经常写忏悔录。

琼斯先生已经答应我，以后要减少我的教学工作，只是我必须在他的教区里多做些工作，访问居民，与他们谈话。

明天我将要第二次领到我的新工作的少量薪水，我将拿这笔钱去买一双新的长筒靴子与一顶帽子。当琼斯先生答应给我在他的教区里的新工作的时候，我的快乐的心情是没有法子向你表达的，因为我不久将要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

冬天马上就要到来。在冬天过圣诞节，我很高兴。那时候上帝大概会让我们来一次愉快的会面。再一次看到妈妈，看到爸爸，与他们谈话，我会十分高兴的。尽管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是那样少，尽管我们与父母见面的机会是那样少，但是我们的家庭观念与彼此之间的爱，却仍然是那样强烈，使我情不自禁地把眼睛转向上帝，并且向他祷告：“主啊，不要让我离他们太远，不要太远。”

提奥，上个星期日，你的哥哥第一次在教堂里传教。关于教堂，圣经上是这样写的：“在这个地方，我要赐给它安宁。”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我从这里到里契蒙，沿着泰晤士河，做了一次愉快的旅行。长着大量黄叶的高大的栗子树与明净的蔚蓝色的天空，倒映在泰晤士河里。透过那些树梢，人们可以看到位于山上的里契蒙的一部分地方。

当我站在讲坛上传教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从黑暗的地下洞窟里出来，回到了充满友好气氛的白天。这是一种称心如意的思想，不管将来我在什么地方，我都要传布福音。要做好这项工作，一个人一定要对福音抱有诚心；上帝大概会把这种诚心赐给我的。

在我看来，这几个月我好像长了好几岁。

《基督的效法》是一本卓越的书，它使我们恍然大悟。这本书，对于作为一种义务为宗教的利益而斗争是一件好事，对于心地仁慈与尽好责任所得到的乐趣，说得很好。

每天都有恶,每天也都有善,这是实在的。但是生活是多么困难,特别是在邪恶随着世俗的事务而逐日增加,而又没有被信仰所加强或者缓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就基督而论,一切世俗的事都是可以变好的,它会变成圣洁的事。

提奥,如果我不传布福音的话,我会多么难受;如果我没有那个目的,不是对基督怀着信仰与希望,真的就要坏事;但是现在我有了一点勇气。

上星期日我很早就来到吞海姆牧场,在一个星期日小学里教课;那是一个地道的英国的下雨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的心里老是记挂着星期日小学;那里有很多小孩,但是要把他们秩序井然地集合在一起,是困难的。琼斯先生与他的孩子们以及我,在下午与教堂里的服务员一起喝茶。

明天我必须到伦敦最远的两个地区去,在白教堂那边,你会从狄更斯的小说里知道,那是伦敦最穷的地区;然后乘小汽艇横越泰晤士河,到路易士海姆。

上星期四,琼斯先生要我替他出去跑一趟。我到了阿克顿牧场。从教堂服务员的窗口看到那个草原地区,那里是一片烂泥地。但是当天色逐渐变暗,夜雾开始升起时,人们看见平原中间一个小教堂里的灯光,这是一番美丽的景象。

一个星期日,我在傍晚到贝特斯海姆,去找一所美以美派的教堂。我告诉到会的听众,他们将要听到说得不好的英语。但是当我说话的时候,我想起了寓言中的一个人,他说:“你对我忍耐些,我就要尽力报答你。”

当我在我的小房间里坐下来给你写信的时候,周围很静,我看着你的一些肖像,与挂在墙上的版画《安慰者基督》、《妇女上坟》与《老加尔维尼教徒》,阿莱·谢菲尔作的《浪子》与《暴风雨的海洋中的一只小船》。当我想到你,想到这里所有的一切,想到吞海姆草地、里契蒙与贝特斯海姆,我心里就想:“主啊,把我培养成一个上帝的教友,结束你对我已经开始进行的工作吧。”

我们将在某些日子一起上某些教堂,虽然是恼人的,但却经常是愉快的,在我们的心里有永恒的欢乐,因为我们是上帝的王国里的穷人。